

# 叫声小名别样亲

文 / 付秀宏

茄山河

面前提起。其实,小名要看啥人  
来叫。假使是亲人、挚友,小名叫  
熟了,总有一种别样个亲呢。有  
辰光,好听个小名还要胜过大名。

讲起小名,我想起一个笑  
话。我上小学四年级个辰光,有  
一次喊同村一个同学“黑头”,吓  
没想到被一个学堂里新来个女老  
师听见了。上课辰光,帮位老师  
狠狠批评我,讲我勿懂礼貌。伊  
讲,喊狗可以叫“黑头”“白毛”,依  
勿能帮能介叫同学。结果其他同  
学听了侬笑起来,有人告诉老师,  
帮位同学小名就叫“黑头”。

阿拉当地有一个风俗,帮小  
人起小名,爷娘愿意反过来起,  
比如,我是男小团,妈妈喊我“小  
红”,喊阿哥“小绿”,听起来像  
小姑娘。其实爷娘嘴巴里喊小  
红、小绿,心里想的是健康、强壮。

有位作家辣一篇回忆录里写  
到伊小辰光被迫一家头离开家  
乡,后来伊妈妈打听到伊个消息,

就一路乞讨去寻伊,见面就喊伊  
小名,讲:“只要有一碗粥,阿妈就  
和你一起喝。”是呀,日脚再苦,姆  
妈也要留大半碗粥拨小团。每次  
回忆起帮一幕,伊就邪气伤感。

贾平凹小辰光,妈妈希望伊  
一生平平安安,叫伊“平娃”。长  
大以后,贾平凹感觉“平娃”亲切  
有味道,取其谐音,改“娃”为  
“凹”,变成了大名。

当然,小名并非处处功德,有  
辰光也会产生误会。作家黄宗  
英,有一个弟弟,比伊小1岁。弟  
弟进幼儿园个辰光,老师问伊:  
“依辣屋里跟啥人白相?”弟弟讲:  
“跟小妹玩(宗英小名小妹)”。老  
师再问:“小妹是依啥人?”弟弟回  
答:“是我阿姐。”吓没想到,就因  
为帮几句闲话,老师居然怀疑弟  
弟智力有问题。

小名,让人有童心、有趣味。  
小名,是每个人心底个财富。真  
欢喜帮种亲切、温暖。

老里八早

写信,是一种思想情感个书  
面交流方式,尤其是几十年前,埃  
歇辰光,家家户户都会有点信件  
往来,无非多少而已。我手  
里就有交关当年妈妈写拨我  
个信,已经保存六十七年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光  
荣入伍,离开学堂奔赴军  
营。半个月新兵集训结束  
分进连队,有了确切个部队  
番号、地址,当然就要抓紧辰  
光写封信回家。

阿拉屋里父亲早故,祖  
母年迈,兄弟尚小,收信回信  
都是妈妈亲手做。妈妈是  
1924年出生个,能写会算,  
有一定个文字功底,按照当  
年个社会环境,帮是相当了  
不起。

进入连队勿到十天,部  
队外出野营训练,正是夏秋  
之交,南方山里又闷又热,长  
途跋涉、急行军,脚上起泡,  
半夜站岗,来自大城市个我,  
难免有点畏难情绪。返回驻  
地后,我拨妈妈写信,告诉伊自己  
个情况。一个礼拜后收到妈妈回  
信,伊辣信里写道:依勿能怕苦,  
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还讲,磨难是人生勿可多得个财  
富,叫我安心服役,好好锻炼。

来信里个字里行间是暖心  
个宽慰话,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眼角也有了泪花。令我印象格外  
深个是,妈妈来信中个字体工整  
娟秀,因为伊习惯使用繁体字,  
很多字笔画繁复,却一笔一画写得  
一丝不苟。帮也是我除了妈妈个  
签名外,第一次看到伊写介许多

字。行文间,  
还会夹杂几句  
半文言个句子。顶  
好白相是,伊寄拨我  
信个信封,是桔黄色个,  
傍晚,通信员发信,我离得  
老远就可以一眼认  
出来。我晓得伊是辣弄  
堂口个小烟纸店里买  
个。顺便插一句,阿拉  
连队里我收到个来信最  
多,一方面是我除家信,还  
有亲戚、同学、朋友个来信;  
二方面是我笔头快,写信勤,当  
时军人寄信勿用贴邮票,有一  
种三角形个图章,正面是五角  
星图案搭仔“免费军事邮件”几  
个字,图章一敲,信就上路了。

入伍一年半以后,有一天,  
收到妈妈来信讲,老祖母因病  
去世,并叫我勿要跟领导汇报,  
家中后事有亲眷、邻居帮忙办  
理,叫我放心。帮能,我也就拿  
悲伤情绪辣自己心里。到了  
休息天,我去军人信用社从津  
贴存款里拿出大部分寄回家。

之后,一方面我已是老兵,  
适应部队训练,生活节奏。另  
一方面妈妈放心了,来信也就少  
了,但每月仍有至少一封信。有  
辰光,手捧来信,我总会想到伊  
因为长期  
操持家务,以及冬天洗衣做被  
接触  
冷水,经常僵直肿痛个手……

埃歇辰光,虽然勿打仗,勿是  
“烽火连三月”个战争年代,但  
驻地  
靠近海边,附近常有敌特骚扰,  
突  
发  
处  
置  
行  
动  
勿  
少,所以辣我心里,依然  
有“家书抵万金”个感觉。

流年似水,韶光易逝。如今,  
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老人,九十余  
岁个  
妈妈也辣几年前一个暮春个夜  
晚离  
我而去,只余记忆与我相伴。

## 妈妈来信寄深情

文 / 陈日旭

灶披间

# 人间至味 一碗白饭

文并图 / 沈一珠

到底还是吃米饭长大个,即  
使酒过三巡,白酒、红酒、啤酒,  
各种滋味,重重叠叠;菜上九道,  
香椿跑蛋、油焖春笋、春韭炒蚬,  
绵绵春意,密密匝匝;到最后总归  
有人低低讲一声:阿好来碗白  
饭?往往响应者众。

结果,迭碗白饭总会勾起交  
关回忆和话题:从前大米几捆一  
斤?洋糙米如今又让人多少有点  
牵挂?现在新大米到底有多少  
新?又或者,用啥镬子烧更加好  
吃?进口镬子里向阿里一只牌子  
更加好?

所谓锦上添花,讲个就是迭  
种人呀。

早浪起来,晴好,鸟鸣,花香。  
只是,迭个春天,疫情不平,  
心也难平。不如,静静交,中规  
中矩、照本宣科地烧一碗白饭,  
权当  
治愈,疗心。

食料:去年个青浦新米2罐,  
净水2罐。

做法:首先是量米。米和水

个量要精准,反正现在啥地方  
勿好去,就拿量米量水当成上一  
堂物理实验课:新米是1:1,假  
使勿是新米,可以是1:1.2。

其次是淘米。第1潜出水要  
快,稍稍淘一淘就拿水倒脱,主  
要是拿米粒外层可能变质个蛋  
白质  
搭仔脂肪冲脱;第2、3、4……淘  
几趟不重要,淘清爽是要点。假  
使讲,最初几潜淘米水有点重  
度  
雾  
霾  
个  
样  
子,葛末最后一潜淘米  
水  
个  
清  
洁  
程  
度,应该相当于朝  
阳  
初  
升、晨雾初散个腔调。

淘洗好个米摆辣淘米箩里  
沥干水,上面盖层沾水后拧干个  
厨  
房  
用  
纸,放半个钟头。其间,可以  
打  
扫  
一  
下  
卫  
生。另外,帮几天可以  
准  
备  
换  
季  
衣  
裳  
了。

烧米饭用砂锅当然最好,或  
者就用一般个复合底汤镬子  
将  
就,中火烧滚5分钟,关火,镬  
子  
摆  
炉  
子  
上  
焖  
20  
分  
钟。

有所失误个是,因为接仔一  
只电话,啰嗦了几句,关火晚了  
几



分钟,结果,镬底饭有点硬。

如此,早饭就是帮能一碗白  
饭了,米粒分明,晶莹剔透。煎  
一只溏心荷包蛋,配一碟鱼松。

蛋黄滑腻、鱼松酥脆,香弹不  
软烂个白米饭就是人间至味。毕  
竟对阿拉来讲,白米饭是永远吃  
勿厌个。

沪语中古语

# 都护铁衣冷难着

文 / 叶世荪

“着”字在现代汉语里仍有  
“穿”的释义,譬如说:穿红着绿、  
吃着不尽,但单独拿来当及物动  
词用的情况已经少见,普通话一  
般不会说“着了件衣服”或“着  
了双鞋子”;然而上海话有时就  
是这么说的,譬如形容一个人新  
衣旧鞋的混搭穿着可以说:“伊  
上身  
着  
件  
新  
衣  
裳,脚浪袜子也吓没着,直  
接  
着  
双  
旧  
皮  
鞋”。这当中的“着”,  
读若上海话“扎(入声)”,而非普  
通话的zhuo音。

上海人说“着晒衣裳(睡  
衣)”、“着湿布衫(陷入困  
境)”、“吃着赌烟烟(旧指各  
种恶习)”、“好女勿着嫁  
时衣(不依赖父母)”、“吃  
勿穷,着勿穷,算计勿通  
一  
世  
穷”,其中的“着”都  
要  
读  
入  
声  
“扎”音。

在古代汉语中没有“着”字,它是  
从“著”变化  
笔形衍生出  
来的。“著”

原本就有“穿”的含义。宋代《类  
篇》注曰:“著,陟略切,音芍,被服  
也”。唐代《南史》写刘劼敬重其  
兄长:“兄夜隔壁呼劼,劼不答,方  
下床著衣,立,然后应”,意思是这  
个刘劼敬尊崇古礼以至刻板,睡  
衣睡裤不穿戴整齐,非但不能见  
哥哥,连隔墙应答也属不礼貌,一  
定要下床穿好衣服才能叙话。唐  
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中有诗句:“都护铁衣冷难着,瀚  
海阑干百丈冰”;明代沈明臣《云  
阁薄边功三首》诗句:“但拜封侯  
印,何曾著铁衣”;“著铁衣”都  
是指穿戴铠甲。

还有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  
奇》中写道:“(钦差少师)著了  
小  
服  
从  
晋  
门  
进  
来  
了”;“著小服”表示  
轻  
装  
简  
从、微服私访。王力先生在  
《古代汉语》中说:与穿着有关  
的“著”字,近代俗写作“着”,以  
别于读zhu的“著”;到了近代“著”  
“着”已分为了两个字。

那么,这个和穿着有关的  
“著”读什么音呢?《现代汉语词

典》标注为zhuo;但在古代,它的  
读音和上海人口中类似“扎”的  
读音很接近,即《类篇》中的“陟  
略切”。对此,王力先生也有相关  
的论述:“‘附着’的‘着’和‘着衣’  
的‘着’,旧读不同。前者读直略切,  
浊音入声;后者读张略切,清音入  
声。今吴粤等方言里,此二义读  
音不同,普通话则无别。”“陟略  
切”或“张略切”就能切出现在上  
海话入声的“扎”音。

这个从“著”字里分身出来、  
被上海人读若“扎”的“着”字,  
在上海话中还有两个常可听见的  
用法。一个是“着棋”。凡是下棋,  
上海话一律讲成“着棋”:着象棋、  
着跳棋、着四国大战;这比该释  
义出现在普通话里时要简洁明确  
得多(普通话有zhuo、zhao两种  
读音)。另一个用法叫做“着腻”,  
就是勾芡。上海人用来使菜肴汤  
汁稠浓的淀粉不一定来自芡实,可  
以是菱粉、藕粉,甚至是面粉,总  
之能让烹饪的食物呈现浓厚、黏  
稠的色香味就行了。

沪语童谣

春天里来多开窗,  
空气新鲜精神爽。  
伸伸腿来弯弯腰,  
散步要走好几趟。  
锻炼勿忘记心上,

提高免疫保健康。

春天里来多开窗,  
及时晒晒太阳。  
少看微信多做操,  
预防疾病有抵抗。  
勿管疫病多猖狂,  
增强体质是保障。

# 做事体勿好“碰额角头”

文 / 钱红春

老张今年七十多岁,有一天  
伊辣屋里换灯泡,勿当心从凳子  
浪  
滚  
下  
来,左脚腕粉碎性骨折。经  
过  
治  
疗,辣屋里卧床休养。我去  
看  
伊  
个  
辰  
光,伊邪气懊恼对我讲:  
“依看看,我老早攀高爬低,  
汰  
纱  
窗、揩空调、拆窗帘,勿晓得  
多  
少  
趟,一眼吓啥,帮趟换只灯  
泡,  
帮  
个  
介  
结  
棍,真是触霉头。”

做事体失策失误或者是做坏  
脱,上海闲话叫“触霉头”,反过  
来就叫“碰着额角头”。老张帮  
副样子,我看主要是伊靠“碰额  
角  
头”做事体,觉着老早好做,现  
在  
也  
能  
够  
做;老早吓没出纰漏,现在  
也  
会  
出  
纰  
漏。总个来讲,是对自  
家  
个  
能  
力  
估  
计  
过  
高,也是对预  
期  
后  
果  
抱  
有  
盲  
目  
乐  
观。“碰额  
角  
头”多少有点投机冒险,经常  
靠  
“碰额角头”做事体,早点晚  
点  
要  
出  
事  
体。对于阿拉老年人,帮一  
点  
尤  
其  
重  
要。

对年轻人来讲,交关事体是  
人生“头一趟”,做起来比较仔  
细,  
做之前也会多看多问,勿会轻易

下手。就像小团学走路,起步辰  
光两只手会举起来,随时做好  
撞  
个  
准  
备。老人就勿一样了,觉着  
自  
家  
经  
过  
风  
雨,见过世面,甚至以  
前  
做  
过  
类  
似  
个  
事  
体,所以做起来往往邪  
气  
自  
信。

其实老年人身体能力搭仔记  
忆  
能  
力  
已  
经  
严  
重  
衰  
退,过去能做  
个  
事  
体,现在勿一定能做。就算  
决  
定  
要  
做,也要充分考虑其中个  
风  
险,预先做好保护措施。

我拿我帮点想法对老张讲  
了,伊听了之后对我讲:“依闲  
话  
一  
眼  
勿  
错,年纪大了,做事体勿  
好  
‘碰额角头’。”后来我再次  
去  
看  
伊,伊已经能够撑拐杖  
走  
路了。伊告诉我,脚腕  
里  
向  
还  
有  
几  
只  
钢  
钉,等以  
后  
好  
了  
还  
要  
动  
手  
术  
拿  
出  
来。伊对我讲:“帮一趟还  
算  
好,只是脚腕撞坏  
脱,要是头朝下撞下  
来,就完蛋了。”

讲好,伊就哈哈笑。